

陕西佳县白云观“三雕”艺术

王文权

摘要 陕西佳县白云观位于佳县城南五公里处的白云山上,保存了西北地区最大的明清时期道教古建筑群。佳县白云观是真武大帝的道场,在建筑的设计与营建上真武大殿是整个殿堂庙宇群落的核心。白云山建筑群落营建的是一个复杂的神仙世界,在神仙的居所里,奇巧的工匠们以他们的智慧用艺术的手段妆点了神的空间,雕刻是主要方式,白云观建筑雕刻以砖雕、木雕、石雕最为突出。不论木雕、砖雕还是石雕,与建筑相融合成为建筑结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关键词 白云观 三雕 艺术 传承

一、题材内容

从题材内容的角度上看,佳县白云观三雕所雕刻的内容可以说是包罗万象,既有人物故事,其中包括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民俗风情、宗教故事等等,又有祥瑞动植物,还有为数不少的纯装饰图案。从图像的角度审视,无外乎又可以分成两大类,一个是传统吉祥图像,一个是宗教图像。

白云观“三雕”艺术中的传统吉祥图像,直接取材于古已有之的传统装饰图案,其本身具有明显的寓意性,代表了普通百姓的愿望、信念、信仰——对生活的热情,对理想的向往以及对神的热忱。白云观建筑砖雕艺术主要用于装饰檐头、钱檐、屋脊、照壁、门、院墙等部位。木雕广泛的存在于斗拱、穿插枋、昂头、雀替、栱眼壁、垫板、太师壁、荷叶墩、柁峰、抱头梁、门簪等处。而石雕工艺散布于民间建筑局部和构件上,如门楣、道路、供台、台基、石柱、抱鼓石、柱础、栏杆、望柱等等。直接源于民间土壤的艺术在传统吉祥图案的运用上积淀了人类对美好事物最原初的愿望,它以隐喻、象征、谐音、谐义等方式表达了出来。在佳县白云观檐头砖雕中可以见到鹤、羊、鹿、鱼、喜鹊、狮子、麒麟、蝙蝠、菊花、兰花、梅花、荷花等动植物,祥云、如意图案,以及“麒麟滚绣球”、“麒麟送子”、“锦鸡牡丹”、“鹭鸶探莲”、“丹凤朝阳”、“马上得子”、“老鼠吃葡萄”、“鲤鱼荷花”等组合图样。表现在“三雕”中的物象都有祈福和吉祥的寓意,传达了普通老百姓对生活最实在、最美好的信念。例如“老鼠吃葡萄”,因老鼠繁殖能力超强,而葡萄多实,它们的组合代表了民间对多子多福的企盼。而砖雕“鲤鱼荷花”,也是一个关于人类生育繁衍的题材,它遥接了人类早期以“鱼”和“荷”为代表的生命隐喻,体现了人类生生不息的生命韧性。钱檐的装饰内容也比较丰富,包含各种寓意吉祥的题材,如龙、凤、狮、虎、

麒麟、仙鹤、羊、鹿、猴、鱼等单独的图像。而一些复合图像如“持荷童子”、“莲花牡丹”、“马上封侯”、“神马过海”、“神鹿过海”、“凤凰牡丹”、“松鹤延年”、“年年丰收”、“多子石榴”、“麒麟送子”、“狮子滚绣球”、“喜上梅梢”、“二龙戏珠”等等也大量存在,每一块砖雕作品都代表了一个美好的心愿。

在传统吉祥图像中还有一类是文字内容,如娘娘庙后钱檐的“福”、“寿”篆书等,还有很多以雕刻形式出现的对联也为白云观文化氛围的营建增色不少。

白云观是西北最大的道教胜地之一,在运用传统的装饰题材和内容点缀建筑的同时,宗教题材也有一定程度的体现。如真武大殿墀头砖雕中“猿猴进果”、“麋鹿衔花”两幅就是道教的内容,它表现的是真武大帝在山中修行时,猿猴、麋鹿敬献花果的场景。这两件墀头砖雕作品直接来自于真武故事,同样的内容与画面在白云观真武大殿前殿的“真武修行图”壁画中也出现过,这些砖雕作品中独有的题材正好契合了佳县白云观宗教信仰的主题。包括屋顶砖雕如“狮象宝瓶”、“仙人走兽”、“罗汉”、“八仙”、“金刚”等内容,也有其宗教意味。其它的如木雕和石雕作品中宗教寓意的内容亦不少见,这和白云观的宗教道场是分不开的。尽管在建筑的空间里塑像和壁画成为构置宗教图像的主要方式,而散布于白云观各处的“三雕”艺术中的宗教图像却与其交相辉映,共同织就了一套丰富的神灵谱系。

二、雕饰技术

佳县白云观“三雕”艺术在雕饰技巧上比较的灵活,对不同材质的雕刻有不同的讲究。相比较而言,木雕更繁复富丽,而砖雕和石雕更为质朴,这和材质是有关系的。

像其它的民间雕刻一样的是白云观建筑砖雕运用的

雕刻形式主要有浮雕、高浮雕、圆雕。浮雕的方式在白云观建筑砖雕中应用范围最为广泛,而圆雕在屋脊砖雕中比较多见。从制作工艺的角度来看,白云山建筑上的民间砖雕表现为多样的制作技法,有的是在烧制好的砖上雕制,有的则是通过模具压花模印后烧制而成的,有的是在未烧过的砖坯上先雕塑后烧制的。在烧制好的砖上进行雕制,考验的是雕刻艺人“凿”的功夫,所以这项技术又叫“凿活”。直接在烧好的砖上雕凿,对雕刻的技术要求要高,表现力也较丰富,有剔地、阴刻、阳刻、平活、浅活、深活等做法。还有一种是用模具制造的,这种方式和汉画像砖的制作方式是一样的,先用模具在泥坯上按捺出花纹再进行烧制。烧制完成之后还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加工。白云观建筑屋脊上的砖雕如兽吻是按照这种方式制作而成的。也有先泥刻雕塑再烧制的,泥雕的表现手法,最常用的有浮雕、高浮雕、镂空雕等。白云观建筑屋脊上的圆雕作品是采用这种方法制作的。白云山古建筑的木雕表现形式,大致可分为浮雕、镂雕、圆雕几种,或几种技法一并使用。从雕刻技术上看,在木工活中的拼合、斗接、包镶的技术,包括如榫卯、钉、箍的制作,是一种要求很高的制作技术,能把小木材变成大料,能将各种技艺的木雕拼接、镶嵌、组合在一起,这也是木雕与其它雕刻形式相区别的地方。白云山石雕艺术在创作方法与本土的民间艺术一样有着自由的气象,在随意、大胆、粗犷、泼辣中体现自身与建筑风格的大气,在雕刻手法中圆雕、浮雕、镂雕、阴刻、阳刻、线刻等并用,古朴粗犷的笔触,灵活多变的刀法无不增添了建筑的艺术品格。

砖雕、石雕出彩的地方在于雕刻技巧,但所谓“物既成而加以纹彩也”,在砖、石雕作品中雕刻的形状、花纹以及附着色彩其实都很重要。色彩也应该成为砖雕、石雕艺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白云山建筑上部分砖雕作品还可以看到上彩、上釉的痕迹。“猿猴进果”、“麋鹿衔花”这两幅墀头砖雕作品中,在主体人物和背景上涂有色彩,简淡而轻松,一方面突出了砖雕所要表现的主体内容,另一方面在雕刻技术之外融绘画元素于其中,增加了砖雕的艺术感染力。在石雕中也可见到同样施彩的作品。

如果说砖雕、石雕施彩只是一部分,那么在木雕的作品中,如果没有了彩绘施金,那建筑就会大失其彩。木雕上的着色不仅是为了弥补木料在接合处的缝隙或是某些木质的不足、缺陷,而且还能起到丰富材料质感美和作品形式美的作用。白云山建筑彩画构造了一个色彩缤纷的世界,有了油漆彩绘的作用,木雕艺术被赋予了富丽的审美特征。如真武大殿前殿的彩画艺术,其画“关公护嫂”、“洞宾戏牡丹”、“姜维别母”、“黄忠战夏侯渊”、“老君点化”、“廖化拜关公”、“美女拜关公”、“文王访贤”等内容,融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宗教故事于一体,其绘画技法和绘画风格与真武大殿的西壁的“真武修行图”一致,其壁题有画工姓名“蒲培”,由此我们也可以大致推知真武大殿前殿建筑彩画的作者。

三、风格渊源

佳县白云观的砖雕、木雕和石雕艺术是这片黄土地上孕育出来的艺术与宗教之花。无论是建筑还是建筑上的雕饰,在风格上首先体现了本土艺术的风格特征。

白云观的“三雕”艺术与本土的文化环境、艺术传统相融合,与建筑本身融入了高原黄土地典型的建筑形式一样,建筑雕刻的风格也深深的植根于这片土地。从表现的题材内容来看,更多的继承了传统的母题,又将传统吉祥的图像与彰显宗教教义的题材整合在一起;在雕刻形式上保持了与这片土地上其它艺术相一致的特征,形象独特,造型大胆;雕刻手段方面,既有与传统手法相一致的方面,又具备了多样的雕刻手段。二天门石旗杆须弥座中雕有“莲生贵子”(又称“坐莲娃娃”),刻了一个儿童坐在莲荷之上,一手持莲花,一手持莲蓬,下有波光粼粼,左右分布莲叶、莲花、水草纹饰。“荷”与“娃娃”的组合是传统装饰中的一个母题,寓含了“绵绵瓜瓞”生命的象征,在白云观的“三雕”艺术中也普遍能见到。尽管是宗教器物上的石雕,但其中渗透了朴实的民间思维与生活意趣。从形象造型上看它与陕北民间艺术中常见的“抓髻娃娃”等表现娃娃一类的剪纸、木版画等形式有相似之处,形象夸饰,整体洗练,剔地平雕的雕刻手法与陕北汉画像石相一致,具有浓郁的陕北民间艺术特点。白云山建筑群的“三雕”从装饰的角度为建筑添色加彩,但从其本身作为雕刻艺术的角度来审视它们的时候,无论从雕刻的内容还是雕刻的手法与风格,巧妙的构思、生动的造型、精湛的雕工、美丽的色彩、传神的意趣,都体现了传统建筑雕刻的艺术魅力。它代表了北方民间雕刻艺术中最优秀的部分。

当然除了本土的土壤和民间营养外,我们认为白云观的建筑风格以及相伴之的雕刻艺术的形式与风格,在很大程度上不可能只是单一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某一种装饰母题在流传过程当中,也因不同地域习惯、技术处理和表现形式而必然产生不同的变体。在风格的来源上,正如李淞先生所认为的那样,佳县白云观“三雕”艺术还融入了宋代以来至明清的官式风格以及经过北方改变的南方苏式风格,多元因素历时的汇集交融于黄土地上的白云山,形成了白云观“三雕”艺术的厚重与多彩的风格。

佳县白云山古建筑在整体布局与局部装饰上达到美的和谐,在富丽典雅中又不失民间艺术之淳朴本质,在传承了黄土地丰厚的民间传统的同时传达出道教理念和内涵。白云观的建筑在设计与营建上传达了真武信仰的内涵,在规制神的序列和排列中表达了宗教的教义,只是白云观的雕刻装饰艺术以平实和温情脉脉的面貌拉近了信众和神仙之间的距离。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